airiti

傳播研究與實踐．第 8 卷 第 1 期．頁 1-26．2018 年 1 月
DOI: 10.6123/JCRP.2018.001

假新聞情境初探：以阿拉伯世界的資訊逆流為例

林照真 *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摘要

近期「假新聞」的討論都與美國大選與英國脱歐事件有關，卻可能因此忽略假新聞事件源自當地情境，不同社會會因為不同理由而出現假新聞。本文以加薩走廊、阿拉伯之春為討論案例，藉以瞭解阿拉伯世界的假新聞現象，並兼論主流媒體如何判讀有關阿拉伯之春的新聞真假。本文認為，假新聞事件似可説明阿拉伯世界企圖創造資訊逆流，也凸顯新聞記者無法在場時，更容易有假新聞發生。

關鍵詞：假新聞、政治、阿拉伯之春、加薩走廊、逆流

* Email: carolinelin@ntu.edu.tw
投稿日期：2017 年 9 月 20 日
接受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airiti

壹、問題意識：假新聞與資訊試圖逆流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過後，川普當選引發世界譁然，檢討的聲音到現在都沒有停止，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有關假新聞（fake news）的探討。目前受到矚目的假新聞必然與政治有關，美國總統選舉、英國的脫歐公投後，都是近年探討假新聞時經常提到的案例。也讓「假新聞」一詞，成為全球最關注的議題。

源自假新聞現象發展後，2016 年牛津辭典挑出「後真相」（post-truth）為年度名詞。《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註解為：「真實已死，事實已逝。」（Truth is dead. Facts are passe.）(Wang, November 17, 2016)。正確來說，post 在此並不是「之後」（after）的意思，更正確的說法應是「無關的」（irrelevant）(Berghel, 2017)，後真相更催生出吸引注意力的假新聞 (Sismondo, 2017)。假新聞指的是「刻意、證實為假，卻用來誤導讀者的新聞報導」。在美國 2016 年大選後，更在意假新聞的政治意涵。假新聞常包括欺騙、宣傳、謊言，並且像病毒一樣大量傳播。更特別的是，美國的假新聞常是利用臉書和推特傳播 (Yang, January 4, 2017)。英國脫歐事件事後也發現，在英國的脫歐公民投票上，主張「離開」（leave）歐盟的主張在社群媒體上，就有較多的追隨者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

美國、英國假新聞事件引發全球關注，經驗卻未必能夠借鏡。印度學者 Bhaskaran, Mishra, & Nair (2017) 則認為，目前假新聞的討論大量聚焦在美國和英國案例，其實印度也有假新聞事件發生，情況卻和英美不同。Bhaskaran 等人指出，1995 年 9 月，有謠言指出受民眾歡迎的印度女神 Lord Ganesha 神像在喝牛奶，這個訊息很快像病毒般傳開，以致寺廟外有大量民眾準備了牛奶，排隊等候好幾個小時要給神像喝。不久，印度的在野黨領袖準備牛奶給女神一事，也出現在電視新聞報導中。接著全球重要媒體 BBC、CNN、《衛報》（*The Guardian*）、《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報導了這則新聞，印度大報也跟著報導。不過，那時候的網路沒有今日發達，所以沒有在網路發酵。

Bhaskaran et al. (2017) 接著指出，現在女神喝牛奶的案例偶而會在網路出現，似乎已經是個無害的欺騙，但最近印度又有兩個案例和假新聞有關。網路上瘋傳民眾以私刑處死兩名青少年的影片，並強調事件發生地點在印度，事實卻是發生在巴基斯坦。另外還有一個有關私刑處死的影片在網路流傳，其實是屠宰母牛的畫面，這兩個假新聞都在社群媒體上造成混亂（同上引：42）。

Bhaskaran et al. (2017) 發現，民眾之所以傳播這些假新聞，其中一個原因在

airiti

於缺乏媒體素養。由於民眾較習慣接觸傳統媒體，當他們使用社群媒體時，並無法分辨真實與虛構。另一原因為迴聲室（echo chamber）的存在以及缺少資訊來源等因素導致（同上引：43）。他們更認為，美國和英國關心的假新聞問題，較是為何人們喜歡假新聞甚於真實新聞的面向，在印度假新聞的問題基礎則不相同。印度政治人物與黨派團體經常透過網路平臺，傳播假新聞與半真半假的宣傳技倆；印度右翼政府為聯繫民眾情感，還廣泛使用典型的後真相策略，會選擇半真實甚至是謊言來維持民眾歡迎。目前印度總理使用社群網路發布政府訊息的情形，已經超過透過主流媒體發布的比例。若干持不同立場的全國與地方媒體，就會被認為是反政府的立場（同上引：44）。

而在臺灣，近期也有假新聞事件出現，問題基礎與英美、印度又不相同。以 2017 年出現的「滅香」案件為例，此事引起極大的新聞風波，宮廟人士也因此到凱道陳情抗議。「府院私下認為，這可能是來自大陸的訊息陰謀」（TVBS NEWS, 2017 年 7 月 22 日）。《端傳媒》的報導也指出，因為「中國假新聞」這隻攔路虎，讓原先能聚焦討論的議題，形成在「中國因素」烏雲下的「假新聞」與「假假新聞」的新戰場（何欣潔、李映昕，2017 年 7 月 24 日）。此外，大潭電廠在 2017 年夏季跳機，造成全臺 17 縣市大規模停電，經濟部長李世光請辭獲准。總統府則發文更正《蘋果日報》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發布的一則題為〈蔡震怒點名　要李世光走人〉的報導，認為「相關情節純屬虛構」；並對「媒體在未經查證下任為矯作不實情節，感到非常遺憾」（葉素萍，2017 年 8 月 16 日）。

上述兩樁事件，情節並不相同，疑似中國等外力介入部分自然值得關注。民進黨立委因而擬提《反滲透法》草案，以規範網路流傳假新聞（盧素梅，2017b 年 3 月 13 日）。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亦表示：

> 有關包括假新聞在內等透過網路散布不實訊息的新型態安全威脅，已是各國高度重視的國家安全議題」，不久前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BfV）就證實有組織的假新聞操作試圖干擾德國的選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也受到試圖破壞有「基礎設施性質」的網路架構。美國在歐巴馬政府時期，也正式簽署「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簡稱「反宣傳法」）反制來自其他國家包括以假新聞的方式帶來安全上的威脅。」

airiti

因此目前我國政府正在研究各種包括立法在內的反制措施，以維護國民的安全跟國家的自由民主。（同上引）

不過，前行政院長林全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網路假新聞議題對於社會造成的重大影響不能輕忽，政府會在維護網際網路自由開放的前提下進行網路治理，由業者及第三方團體建立『真實查核機制』，期能有效遏制，而不會以立法或修法的方式來管理」（盧素梅，2017a 年 3 月 16 日）。由上述所言可知，假新聞實與社會情境因素息息相關；由於情境不同，假新聞形成的原因和現象便不相同。

如果再把場景拉到中東阿拉伯社會，會發現與阿拉伯有關的假新聞事件，更早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先從兩部紀錄片談起。一部是 2009 年的《神秘男孩之死》（*The Child, The Death and The Truth*）；還有一部則是 2016 年的《謊言拍立得》（*All Lies or What? When News Become a Weapon*），這兩部紀錄片都曾在公視播出。《神秘男孩之死》的事件發生時間是在 2002 年 9 月 30 日，地點在加薩走廊。法國二臺拍到巴勒斯坦男孩穆哈姆德阿杜哈死在父親懷裡，全世界因此指責以色列謀殺。但經過一名自由工作者多年調查，並諮詢有關彈道射擊、現場重建、唇語檢視等專家後，確認是一則假新聞，進而控告法國二臺。《神秘男孩之死》的德國紀錄片製作者更在片中直指，這是一場由巴勒斯坦人主導的假新聞，並稱之為「巴來塢」，意即巴勒斯坦像極了西方的好來塢，只要戲劇性，不必有真實性 (Hessischer Rundfunk & Schapira, 2009)。

另一部紀錄片《謊言拍立得》則以敘利亞的一則影片開頭。這名小男孩試圖搶救一名小女孩。他先是中槍倒下，身上還冒出白煙。但影片中可看到小男孩又爬了起來，並且救了小女孩 (Scherer, 2016)。這部影片在 YouTube 上約有百萬人回應，最後發現其實是反戰團體拍的宣導片。該片由挪威製片商拍攝，故事純屬虛構 (Mackey, November 18, 2014)；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西方媒體未查證該影片真實性，便大幅報導傳播 (Al Jazeera, November 22, 2014)。

這兩部紀錄片內容都與阿拉伯世界有關，主題背景都是阿拉伯情境，相當值得探討。一個是在加薩走廊；一個是在阿拉伯之春後峰火連天的敘利亞。這兩個發生在中東的重大戰爭事件，同樣面臨一場激烈的媒體戰爭。本論文明白中東問題的複雜性，非本文所能囊括與解析。本文僅以加薩走廊事件與阿拉伯之春這兩大新聞事件作為探討主軸，以說明阿拉伯媒體和相關的假新聞現象。

airiti

阿拉伯的媒體生態情境與西方民主國家並不相同，1991 年發生第一次波灣戰爭，CNN 有關波灣戰爭的報導就和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內容形成強烈的對比。當時阿拉伯國家的媒體報導都是靜態的、檢查過的新聞，不像 CNN 提供現場立即播出的動態新聞，甚至比阿拉伯媒體更具公信力 (Figenschou, 2014)。2003 年 4 月 9 日，美國主導的聯軍攻占巴格達，結束了海珊（Saddam Hussein）的統治。當西方與阿拉伯新聞播出伊拉克民眾快樂地歡迎解放者（liberators）進入自己的首都時；在伊拉克之外的阿拉伯世界，其實是一片沮喪的心情。因為巴格達是極具歷史與阿拉伯共享價值的象徵，卻已淪入西方人手中 (Rinnawi, 2006)。西方媒體與阿拉伯世界幾乎衝突的媒體觀點，實導因於兩個世界情境的互斥。Rai & Cottle（2010，轉引自 Figenschou, 2014: 4）在檢查全球衛星的所有權時，發現西方控制的媒體都是在全球的階層上運作。他們兩人認為西方衛星新聞媒體控制了新聞的流向與形成，這些西方媒體輕而易舉地，就可把他們的新聞帶到全世界。這樣的結構從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正好突顯西方媒體的優越性。

然而，一旦媒體生態改變時，新聞傳播現象也跟著全盤改變。Figenschou (2014: 2) 則認為，像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這樣的跨國衛星電視，成功改變了全球媒體的視野，同時也挑戰商業的英、美新聞媒體，並導致資訊逆流（contra-flows）的現象發生，也就是資訊首次由南方向北方流動。最常引用的例子是西方領導性的媒體如 BBC、CNN 與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在 2003 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對半島電視臺的依賴，均有助於強化戰爭中的「阿拉伯觀點」 (Mellor, 2011b: 8)。Sakr (2007: 116) 於是以傳播理論中的逆流來形容 911 事件後的半島電視臺。911 事件後，美國以炸彈轟炸阿富汗。2000 年時，半島電視臺是阿富汗唯一的電視臺，半島電視臺有很多管道取得西方媒體也想要的新聞報導，後來又做了 2002 年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的報導，當阿拉伯民眾從電視上看到加薩的巴勒斯坦人時，覺得非常挫折 (Seib, 2008)。2003 年美國侵略伊拉克的報導，半島電視臺都得到強烈的迴響 (Miles, 2005: 3)。

至於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假新聞，這類訊息透過社群媒體傳播、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似乎也企圖形成資訊逆轉的效果。本論文於是借用「資訊逆流」概念，進一步詮釋阿拉伯的假新聞的事件。本論文試圖解析阿拉伯世界對媒體報導的歧異看法，並指出阿拉伯世界假新聞可能產生的情境因素，最後也將說明若干國際媒體如何處理阿拉伯新聞。本研究者曾於 2012 ~ 2014 年間，先後就《紐約時報》、《衛報》、BBC、半島電視臺等四家國際媒體進行研究，相關訪問即來自其中。由於訪問期間正好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國際事件，每一家媒體都談到辨識新聞真假

airiti

的問題。之後英國、美國又陸續發生假新聞事件，本論文於是整理出相關訪談內容，並將此一訪談內容與閱讀的相關文獻整理在一起，希望能呈現有關阿拉伯問題的新聞探討。

貳、假新聞與社群媒體

自新聞產業發展以來，假新聞就從來不是新鮮事。美國新聞史會從 20 世紀早前的「黃色新聞」（yellow news）說起 (Martin, January 25, 2017)，更有批判美國政府借用公關影響新聞報導的假新聞（pseudoreporting）探討 (Greve, June 15, 2005)；此外，《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曾先後發生記者造假事件，也是一種假新聞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16)。臺灣也有政治人物炒作新聞的腳尾飯事件（陳嘉恩，2009 年 10 月 13 日）。上述假新聞是以傳統媒體為傳播通道，這些假新聞案件並非本論文討論的重點；如今處於數位時代中，有人認為更是創造假新聞的黃金時代 (Haire, December 18, 2016)。21 世紀網路興起後的假新聞事件中，複雜性也因此增加。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只有 11% 的受訪者不會受假新聞混淆；同時，在目前政治極端化的數位環境中，要定位與評價假新聞將比過去更難 (Frederiksen, 2017)。

網路數位時代開展出全新的資訊傳遞生態，不但速度加快，傳播模式也從傳統媒體的一對多、轉變為多對多的模式。從歷史來看，廣播花了 50 年時間，才使聽眾增加到 50 萬；電視則是花了 15 年才達到 50 萬的收視戶；反觀網路卻能以數十億閱聽眾的增加速度來計算 (Saxena, 2004: 209)。網路上各式平臺興起，社群媒體平臺如臉書、推特等消費者人數更是激增，公民新聞或是使用者式的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簡稱 UGC）大量興起 (Bowman & Willis, 2003; Gillmor, 2004)，成為數位新聞時代的主要特徵。也因此學界多半同意，網路新科技確實有助於民主發展 (Fenton, 2010: 6)。

美國學界在使用「假新聞」一詞時，也明白這個名詞的用語並非與新聞有關，美國大選時的假新聞並非來自主流新聞媒體。但因為沒有其他替代名詞，所以會用引述的形式呈現（例如“fake news”），意指該現象指涉的資訊已超過所謂的「新聞」範圍，而且是關於整個資訊的生態系統 (Wardle, February 16, 2017)。然而，當假新聞在美國大選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人們才發現，曾經被視為民主化象徵的網路與社群媒體，如今卻成為假新聞的溫床。

「假新聞」最廣的定義在於設計一虛構的資訊，以誤導讀者相信此一來源，

airiti

並且藉此增加點擊率以使該來源受惠 (Bolton & Yaxley, 2017)。「假」這個字其實無法完整解釋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的多元型態。Wardle (February 16, 2017) 認為假新聞可能與以下三個面相有關，包括：一、創造和分享內容的各種形式；二、創造這些內容的動機；三、這些內容被傳播的方式。Wardle 認為錯誤的內容為從無心的到有意控制欺騙等都是。Borel (January 4, 2017) 則認為假新聞並不是為了告知，而是希望散播懷疑的種子，讓人分心，並且提供矛盾的、讓人困擾的新聞訊息。尤其，大量發展的新聞網站，已經形成「新聞」與「意見」的混合體，也就是意見看起來像是報導，報導又看起來像是公關和廣告。這些內容大量出現在我們的手機 APP 當中 (Bean, 2017)。

目前「假新聞」議題已引發全球熱議，是因為如今民眾進入媒體的門檻下降，人們很容易就可以架設網站，發布看似新聞的訊息。加上社群媒體的使用不斷攀升，2016 年，臉書已有 18 億人使用，推特則有 4 億，共計有 40% 的美國人從臉書獲得資訊，再和外界分享資訊 (Allcott & Gentzkow, 2017)。「教宗方濟各支持川普」、「歐巴馬在肯亞出生」等都是有人製造的假新聞，在臉書上卻仍有數以百萬的使用者分享此一訊息 (Cellan-Jones, November 27, 2016)，可見社群媒體更適合進行假新聞的傳播。如果要問今日最重要的新聞來源，或是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答案恐怕會是臉書。

社群媒體經常成為假新聞的來源，原因在於：一、社群媒體生產內容的成本低，常是假新聞製造者進行短期策略時採取的方法；二、人們從手機等新聞窗口接觸這類新聞，沒有機會辨別真假；三、研究已指出，臉書已經出現意識型態分隔的現象。這使得人們更喜歡從臉書等社群媒體獲得資訊，而且更可能接觸到證據力較低的訊息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1)。更有研究指出，假新聞為一使用情感去獲取注意力和觀看時間，並換成廣告收入的經濟學 (Bakir & McStay, 2017)。在頂尖的新聞網站排名中，社群媒體只占 10.1% 的流量，但假的新聞網站卻大量使用社群媒體，占了 41.8%，更可說明社群媒體對假新聞提供者的重要性 (Allcott & Gentzkow, 2017: 222-223)。

假新聞也常使用標題抓住人們關心醫療的心態。如今每一個人都可以使用網路，卻極少有人可以正確解釋醫學研究的結果。點擊假新聞的標題後便可引導使用者去某個網站，或是讓故事的提倡者獲利，醫界發現當中常涉及未證實的藥物販賣 (Bolton & Yaxley, 2017)。為了扭轉此一現象，醫師和 Google 醫師（Dr. Google）已經奮戰多年，醫生們不斷要求 Google 消去假訊息（bogus information），提供正確的醫藥聯結在 Google 網站，或者應協助使用者分辨網路

airiti

上「不是真的」等無效的訊息 (Martin, January 25, 2017)。

社群媒體的分享更是驅動人們可以密集地分享新聞，有時單是看了標題或照片就會立刻分享給他人，這個現象說明雖然很多人有機會參與更大的網路資訊，卻極少人瞭解它 (Dempsey, December 14, 2017)。也因為目前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下降，以致當主流媒體拆穿這個訊息時，並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有的民眾甚至更相信假新聞。就有一則刊在《紐約時報》的揭穿文章，竟在社群網絡上受到挑戰，並有 25 萬人看過這些內容 (Mihailidis & Viotty, 2017)。2016 年英國的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已經跌破民調專家和媒體眼鏡，社群媒體也因為創造鼓勵假新聞的同溫層而受到責備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

參、阿拉伯世界的媒體情境

在西方自由民主體系中，新聞主要在於幫助公民學習扮演角色、回應與進行辯論，並從討論中做出最好的選擇。在西方民主社會傳統中，媒體有權力增加公民與政府間的互動，使政府更加透明，開啟直接民主的潛能。並提升民眾參與公共辯論的認知，強化公民社會、公民權益與民主價值 (Zayani, 2005: 35)。不過，西方民主中媒體運作的架構，卻未在阿拉伯世界出現。開始發展的阿拉伯媒體，也未能扮演一如西方媒體的角色。

1980 年末，阿拉伯世界的電視一直由政府控制，收看的人有限，並且只能扮演國家在特定議題中的傳聲筒。直到 1991 年，當第一個私立的阿拉伯世界電視臺在倫敦設立時起，電視傳播在阿拉伯世界就是一個很大的革命。但是電視對於阿拉伯社會的民主化與文化實現並沒有太多幫助 (Ayish, 2011: 85)。Ayish (2010) 將電視發展分為形成（1954 ~ 1976）、國家化（1976 ~ 1990）、全球化（1990 至今）等三個階段，阿拉伯世界和外界始終仍有相當的隔閡。直到因為接連不斷的戰爭，才開始讓西方媒體記者有機會認識阿拉伯世界。為 ABC 報導伊拉克新聞的戰地記者 John Quinones 就說：

> 戰爭爆發後，我們到伊拉克南部一個叫 Um Qasr 的地方，這是一個海港城市。我們的第一個故事是報導這裡的孩子，我把約十二個孩子集中在一起，問他們對美國的印象。這是一群八、九、十歲的孩子，他們認為美國人是有錢的，這真是錯誤的觀念。至於自由，他們真的不瞭解，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自由過。

airiti

> 我們去了一些人的家，看到他們的冰箱，客廳、廚房的樣子，我於是報導這裡的人每天是怎麼過日子的。我發現他們真的一無所有，也許有一塊肉，但他們有比較多的米和馬鈴薯。我想起這些孩子談到美國人入侵、美國人的出現，以及他們的希望時，我真的很感動。(Thomsen, 2010: 149-150)

儘管西方記者負責將訊息帶到全世界，但這個任務並不容易達成，並且相當危險。《紐約新聞日報》（*Newsday*）攝影記者 Moises Saman 就說：

> 戰爭發生一個禮拜後，我們便被抓了，我們的簽證不被接受，並要求我們立即離開伊拉克。但我和編輯商量，認為我們一旦離開，就無法再進來，在那個時候我們也不可能拿到新的簽證。我們只能儘可能待在我們雷達的範圍，我們決定繼續留在巴格達，從伊拉克的觀點進行報導。一個禮拜後，我們被追蹤到，我想他們一定認為我們是為政府做事的間諜，我們被帶到 Abu Ghraib 監獄，在非常強大的國際壓力下，對方花了八天瞭解我們的身分，我們在八天後獲釋並前往約旦。(Thomsen, 2010: 155-156)

因為媒體科技的發展，阿拉伯內部的媒體生態出現改變。首先阿拉伯的衛星電視像是先驅者一樣，為社會大眾建立自由新聞（freewheeling journalism）的面貌 (Seib, 2008: 25)，像半島電視臺的阿拉伯媒體開始從阿拉伯觀點報導自家新聞。Figenschou (2014: 10) 注意到，阿拉伯記者關注泛阿拉伯地區與更廣的穆斯林世界，更甚於單一國家。對阿拉伯媒體來說，有四條代表圖騰的紅線不要輕易踩。第一、媒體要注意不要提倡反對勢力。第二、媒體不能批評統治的王室家族。第三、媒體要小心報導宗教議題，因為穆斯林不同國家間對其他宗教的看法未必相同。第四、既有的社會與性別圖騰依然存在，所以媒體不要公開報導有關色情書刊、性關係與家庭內的關係 (Figenschou, 2014: 11)。上述，都讓阿拉伯的報導。呈現泛阿拉伯主義的特點，並能獲得阿拉伯世界民眾的關注。

就內容上來看，若與西方媒體的報導內容相較，會發現阿拉伯媒體非常強調政治新聞；特別是與外國政策有關的政治新聞，常會成為泛阿拉伯媒體的頭條。這其中有三個因素導致：一、記者認為政治新聞比經濟、文化新聞更重要；二、記者通常會認為，因為已提供過多的政治新聞給觀眾，以致阿拉伯觀眾過度政治

airiti

化，於是會更想看這類新聞；三、來自衝突極多如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蘇丹的記者，傾向報導更多有關他們國家的政治新聞，並且在新聞室中以專家身份，去討論他們國家的對外政策 (Mellor, 2011a: 87)。

在阿拉伯媒體中，較少見到人情趣味新聞。之所以如此，實和中東局勢有關。由於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問題的重要性，提供了政治新聞的優先性。約旦裔英國記者 Sadig 說：

> 歐洲在二次大戰前，不可能有人情趣味新聞，一定是有關武器與飛彈的新聞。他們也不會報導一個飢民的新聞，因為每個人都是飢餓的。現在在阿拉伯世界就有很多飢餓的人，我無法將他們從政治議題中抽離，而去報導軟性新聞如名人新聞等。我們必須報導伊拉克、以色列與阿拉伯的緊張關係，以及伊斯蘭。(Mellor, 2011a: 92)

也有阿拉伯記者提到：

> 如果我像歐洲記者一樣，開始討論鴨、狗等新聞，我一定會被阿拉伯民眾宰了。這裡每天都有人被殺，我們居住在一個複雜的地區裡，不像歐洲人過著輕鬆的生活，他們面對最大的問題可能是鳥感冒了。(Mellor, 2011a: 95)

黎巴嫩裔英國記者 Hesham 則說：

> 我的爺爺告訴我，坐在地上的人和坐在沙發上的人，是非常不一樣的。所以，如果有一個黎巴嫩人告訴我他很沮喪，並不會引起我的注意，除非他得了癌症或快死了，我才會注意他。但英國人生活在奢華的環境中，有人沮喪他們就會很在意。他們的苦難沒有我們這麼多，我們定義痛苦也和英國人、美國人不同。受苦對我們來說就像瞎眼、死亡，是真實生活中的危機。(Mellor, 2011a: 96)

阿拉伯新聞中離不開戰亂，卻不是每個新聞從業者都同意上述的想法。阿拉伯衛星電視臺（Al Arabiya）執行編輯 Nabil Khatib 是巴勒斯坦人，他曾經報導以色列與阿拉伯的衝突事件。Khatib 無法忍受鼓勵暴力的人，特別是新聞媒體。他

airiti

認為都是煽情主義（sensationalism）導致，並且煽起人們的仇恨。他希望阿拉伯新聞可以更接近人們的平常生活。他說：

> 已經五十年了，所有阿拉伯人聽到的只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國人、阿拉伯人等，但從沒有報導為什麼某人會這麼窮、這麼挫折、這麼不快樂？以及關注孩子的健康與教育情形。如果你去問一個阿拉伯人，他最近關心的事情是什麼？得到的回答可能是耶路撒冷（Jerusalem）或伊拉克，因為新聞媒體一直告訴他們這方面的事。(Seib, 2008: 24)

突尼西亞記者 Raqya 也認為阿拉伯世界過於忽略社會問題。她說：

> 我們的新聞總是以屠殺開始，真的是夠了，西方媒體可以把一個迷路的小孩當成新聞頭題，他們很關心性侵或戀童等社會問題。我們也有這方面的困擾，但我們總是忽略它，我們應該更重視這樣的問題才是。(Mellor, 2011a: 97)

阿拉伯民眾除了依賴電視獲得訊息。研究發現，有三分之二的突尼西亞民眾、以及 90% 的埃及民眾在阿拉伯之春的啟蒙上，都是靠電視獲得訊息。在阿拉伯公共領域間，電視依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此同時，社群網站也提供很多素材，成為阿拉伯世界另一個傳播重心。在阿拉伯之春（2011 ~ 2012）發生前幾年間，社群媒體公共領域成為新的論述平臺，要求政治改變、民主自由以及認同等論述都可在此出現。阿拉伯民眾可以在許多新的社群平臺上表達意見，地區的界限因而打破 (Figenschou, 2014: 12)。但民眾在社群上發布的新聞真真假假，當阿拉伯民眾試圖對抗西方強大的資訊時，便可能導致假新聞發生。

為了說明網路的重要性，Seib (2008: ix) 就曾比喻說，「中國的未來不僅在於中國共產黨，也繫於網路上的部落客。中東的心靈戰場不僅在巴格達街上，也在半島電視臺的新聞報導與談話性節目間。蓋達組織下一次的攻擊不必由賓拉登指揮發動，可能是由全球網路上細胞所發動」。Seib（同上引）想說的是，「衛星電視、網路與其他高科技工具，都能重新形塑政治」。在人們考量今日的新聞時，必須瞭解虛擬的網路，可以同時提供騷動與進步。即，和平的改變與恐怖主義的攻擊，都同樣共享網路這個虛擬的空間。

airiti

肆、阿拉伯世界爭奪詮釋權

從全球媒體的角度來看，所有領導性的全球媒體都來自西方。這使得阿拉伯社會與民眾內心明白，若想獲得認同，必須將訊息傳到全世界，並讓世人認知阿拉伯值得關注的戰亂現況。然而，阿拉伯問題複雜糾葛，在報導時，經常可能發生立場與觀點問題。

以加薩走廊情勢來說，便有阿拉伯觀點和以色列觀點之爭。在這樣的氛圍中，新聞真假也會產生爭辯。這裡是複雜中東問題的起源，不論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都在爭取輿論的主導權。

以色列於 1948 年建國後，在 1967 年占領當時由埃及統治的加薩走廊，接著又占領約旦河西岸與耶路撒冷。加薩走廊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難民區，並以 3.35% 的比例成長；有 65% 的人口在 25 歲以下，43.5% 的人失業或無法找到工作。2005 年，以色列人認清自己不再能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控制加薩人（Gazan）時，於是撤出軍隊在緊臨加薩的圍牆外。儘管以色列撤出加薩，卻還是想掌握加薩。2009 年時，計有 69% 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Merriman, 2012)。

一、以加薩事件為例

從以色列觀點來說，以色列於 2008 年 12 月 7 日展開一個有限的軍事行動，稱為「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簡稱 OCL），以對抗在加薩走廊代表加薩的巴勒斯坦團體哈瑪斯（Hamas）。哈瑪斯成立後，便和以色列展開暴力衝突。自 2001 年起，哈瑪斯發射火箭與迫擊砲彈到以色列的城市與城鎮，又派自殺炸彈客轟炸以色列的公共巴士、咖啡廳、超級市場、大學與戲院等。以色列自然有權利保護自己，唯一問題在於比例（proportionality）原則。以色列對抗哈瑪斯是一個國家與非國家間的戰爭，是一場穿著軍人制服與穿著平民衣服戰士間的戰鬥。穿著平民衣服的哈瑪斯戰士混在一般民眾中，經常以女人與小孩為護罩 (Giboa, 2012)。2009 年 1 月 3 日，以色列展開地面行動，1 月 17 日提出停火協定，1 月 21 日以色列撤銷它的軍隊。Giboa (2012) 從以色列的觀點出發，證明很多問題之所以產生，主要因為半島英語臺（Al Jazeera English，簡稱 AJE）對 OCL 的偏頗報導，半島電視臺更報導指出西方媒體已有偏見地偏向以色列。

Giboa (2012) 之所以提及半島電視臺，是因為半島電視網是目前最關心加薩情勢的阿拉伯媒體。在一些主要新聞上，可以發現半島英語臺一直進行反同質化

airiti

（counterhegemonic）的報導，以挑戰美國的權力。半島英語臺和半島阿語臺一直報導 OCL 是主要的破壞者 (Youmans, 2012)。從阿拉伯觀點來看，以色列侵略加薩是發生在和哈瑪斯政府簽訂六個月停戰協議之後，雙方均不太高興繼續使用「停戰」這個名詞。對以色列來說，這關係到與加薩哈瑪斯的正當性；對巴勒斯坦來說，它認為自己始終處於遭圍攻的狀態。在 2008 年 12 月底以前，巴勒斯坦方報告指出以色列打破停戰協議超過 120 次，並因此造成雙方的緊張關係。2008 年 12 月 27 日，以色列的噴射機大規模空襲哈瑪斯在加薩城的設施，並有數以百計的軍官在畢業典禮中死亡或受傷。直到 2009 年 1 月美國總統歐巴瑪就職典禮前，才暫時停火。

類似的因果關係導致巴勒斯坦人的怒火。半島電視臺大量報導加薩的新聞，也引來更多人支持巴勒斯坦，主要因為它傾向巴勒斯坦的報導方式。像是殘廢的民眾、無家可歸的女人與小孩，無法運作的醫院等，人們因為相信這些報導而提供更多援助。在所有反加薩戰爭中，巴勒斯坦人被認為是英雄，以色列則被視為是壓迫者 (Ayish, 2010: 223)。半島英語臺曾經報導：「已經有超過一千個巴勒斯坦人死亡是全球性的故事，但全球媒體卻不知道」(Merriman, 2012: 128)。

半島英語臺還指出：

> 美國媒體似乎有一種奇怪的強迫症，在報導加薩攻擊事件時，總是提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樣的篇幅，去討論他們的受難情形。如果一個以色列母親在巴勒斯坦攻擊中失去五個女兒，《華盛頓郵報》就會以一樣的文句報導沒有損傷的巴勒斯坦母親，然後再提出一個問題：『是誰在以色列的攻擊中僅僅只是心煩意亂而已？』換言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媒體報導中總會有「對比」效果出現。（同上引）

半島英語臺記者 Habib Battah 因此質疑：「有關阿拉伯的挫折、被剝奪的情境、消失的巴勒斯坦觀點、消失的犧牲者觀點與聲音，為什麼會在美國媒體中消失、或是受到扭曲？」（同上引：128-129）。

在 2009 年 1 月加薩地區發生衝突時，所有會說英語的記者中，只有半島英語臺的人在加薩，這也和半島英語臺一些創新實驗有關。2008 年 11 月，半島英語臺開始發展公民新聞學，有一個專屬網頁致力從廣大的國際觀眾中，尋找新聞的見證人。在加薩衝突時有一個 Your Media 網頁，收集許多由巴勒斯坦傳來

airiti

的影片與照片。公民記者會利用各個社群網站傳來消息，但需要有經驗的專業記者來驗證新聞真假，確認為真後就可整合到主流媒體的報導中 (Powers, 2012: 213)。自然，一般民眾並無法分辨訊息真假。

二、以阿拉伯之春為例

在美國 911 事件十週年時，賓拉登於 2011 年 6 月遭擊斃，又使得全球媒體關注蓋達的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爭（Terror War），美國尤其如此。這時，發生在阿拉伯的一連串起義（uprisings）取代了恐怖主義的論述，取而代之的是中東與全球的民主改革 (Kellner, 2012: 208)，後來世人將阿拉伯這一連串的民主改革稱為「阿拉伯之春」。但西方傳播學者 Kellner (2012: 230) 卻批評西方媒體，在報導埃及時，總是強調日益普及的貧窮問題、埃及社會的起義只是破滅的幻想等。

自從 2010 年 12 月，突尼西亞展開政治覺醒行動起，緊接著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葉門與巴林也接連揭竿而起。阿拉伯之春的採訪極為困難，因為敘利亞政府反對國際媒體報導，有抗爭者只好自行拍攝電視影像（DIY videos）再對外傳送。於是，政府攻擊示威者的畫面被拍下，受傷與死亡的示威者、葬禮等都一一被拍下，並且在網路與全球媒體播出，說明敘利亞國家恐怖主義正在對抗它的人民。在敘利亞政府攻擊哈瑪市（Hama）期間，很多的報導都在半島電視臺、BBC 與其他電視網播出 (Kellner, 2012: 232-233)。有關敘利亞示威者被殺的報導從 2012 年 8 月到冬天，每天都有人報導。半島電視臺、BBC 與其他電視網都播出業餘者拍的電視帶，內容包括坦克進到哈瑪市中心，並且砲轟民眾活動的地區、民眾逃避槍擊、狙擊兵與屋頂槍殺民眾、以及屍體畫面等。也有人報導有一個女孩被坦克碾碎等各種恐怖的鏡頭 (Kellner, 2012: 233)。再一次，民眾的影帶引發全球關注敘利亞暴力。

社群媒體出現後，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有 61% 的人將臉書做為政治訊息的主要來源，這樣的訊息對政治活動必然形成直接影響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該調查也指出，民眾仍然依賴地方電視新聞和其他大眾媒體為資料來源。日前像是阿拉伯之春的政治運動，也引發許多人在臉書、或是推特分享資訊 (DiFranzo & Gloria-Garcia, 2017: 32-33)。

在阿拉伯世界的媒體如半島電視臺，也會鼓勵民眾加入報導行列。例如更早在 2010 年的伊拉克選舉中，半島英語臺便提供輕型錄影機給意見領袖，以便更

airiti

瞭解整個選舉過程 (Powers, 2012: 215)。同時，由於半島英語臺瞭解不可能在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記者，也不能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半島英語臺相信伊拉克進行選舉時，伊拉克人就可以幫助他們記錄這場選舉（同上引）。半島英語網曾指出：「每一個影片中的人都是一般伊拉克人，他們的觀點和經驗很少在新聞中出現。透過影片，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臉孔，並對伊拉克內部有更多的瞭解」（同上引）。在阿拉伯起義時期，由於阿拉伯之春為本世紀的大故事，加上發生在自己的家鄉，所以半島可以比其他競爭者有更好的報導 (Figenschou, 2014: 15-16)。半島英語臺也提供網路活躍份子（activists）論述權力，不但報導他們，還讓他們的論述內容得以傳播出去，無形中造成培力（empower），並且是用當地人的論述來形塑阿拉伯之春的啟蒙運動 (Youmans, 2012: 63)。

其次，半島英語臺的策略就是儘可能聘用當地人為特派員，這些當地記者表現得要比國際記者來得好。根據半島英語臺的策略，它的記者就住在新聞故事中，更可以掌握半島電視臺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更能瞭解正在發生中新聞的複雜性。他們也能說當地的語言，瞭解當地的文化、宗教與生活方式；也比較知道如何與當地官員打交道；自己的人脈資源也比較多，也較可以公平呈現地方觀點 (Figenschou, 2014: 17)。Robertson (2012) 也發現半島英語臺比它的競爭者 BBC、CNN 更積極使用社群網站。

伍、新聞逆流與西方主流媒體

冷戰過後，西方國家較有意願介入人道危機，其中最特別的是 1991 年的伊拉克北方與 1992 年的索馬利亞（Somalia）等戰爭，更被認為是因為受到新聞媒體（特別是指 CNN）報導人民受傷，才能促使西方政府發動人道救援行動，也就是所謂的 CNN 效應。《CNN 效應》（*The CNN Effect*）一書作者 Robinson (2002) 關注後冷戰時期電視立即報導（real time TV）等問題。

半島電視臺則崛起於 1996 年。在 2000 年加薩與約旦河西岸衝突（intifada）發生期間，半島電視臺每天進行接力式的報導，並且將殉難視為英雄主義的行為。這些死亡英雄的葬禮透過衛星在阿拉伯的電視上播出，觀眾也為這些因以色列攻擊罹難的犧牲者哀悼。阿拉伯與穆斯林的情感大量洩出轉而為反猶太的憎恨情緒，穆斯林也相信他們是以色列羞辱的集體目標，共謀者尚有美國與西方聯盟 (Seib, 2008: 15)。Seib 著有《半島效應》（*The Al Jazeera Effect*）一書，半島電視臺一樣從衛星新聞頻道出發，多少認為這兩大電視衛星新聞，有一定的相似之

airiti

處。El-Nawawy & Iskandar (2003) 認為阿拉伯觀眾對於半島電視臺的看法兩極。一些人指控它提供媒體通路給異議者和反政府的人發聲的工具；也有人認為半島電視臺是衝突區城中，唯一新聞客觀的媒體。

包括加薩走廊情勢與阿拉伯之春等阿拉伯事件，都有假新聞陸續流出，假新聞從阿拉伯地區向西方擴散。若使用逆流概念，則說明訊息的方向是從邊緣流向中心，是從地球之南到北方 (Sakr, 2007: 117)。逆流概念也能解釋假新聞事件試圖改變媒體訊息的生產與傳播等權力關係。假新聞藉著煽情主義放送阿拉伯民族痛苦的一面，這些假新聞的產生動機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假新聞在媒體策略上確實形成逆流效果。假新聞讓阿拉伯情境受到西方媒體大幅放送，藉著兒童、母親、死亡等博得了全球的同情。但也必須指出，遭到揭穿的假新聞反而可能傷害全球對阿拉伯議題的認知。媒體人士更不希望看到假新聞，因為這對新聞信任都是一大傷害。

然而，不論是加薩衝突或是阿拉伯之春，都是國際媒體可能關心的新聞。由於西方主流媒體無法立即到達，只好依賴網路上的訊息。為了阻止假新聞成為主流媒體報導的內容，有經驗的媒體都採取了一定的做法。以半島電視臺而言，雖然大部分都是半島電視臺的新聞記者親自採訪，但很多時候也會出現無法進入新聞現場，必須靠當地人提供可信的資料。半島英語臺記者歐瑪艾爾沙勒赫（Omar Alsaleh）說：

> 底格里和莫蘇被攻陷那天，我看到很多視訊、照片，戰士在街上的照片，都是不容否認的證據，然後政府切斷網路，消息全部中斷；打電話到政府，他們也不回。幸運的是，我們一些眼線有無線電，或找到有網路或電話的地方，跟我們聯繫；然後我們會和別的消息來源以及通訊社核對內容。例如他們說伊拉克部隊控制了底格里，我們打電話給消息來源，得知那裡確實打過一仗，政府軍打跑了叛軍；然後再核對路透和 AP 等通訊社的報導內容，才能確認是否為真。有時通訊社沒有消息，只有我們有時，我們就會和底格里的眼線取得聯繫，若說法一致就採信；若他說沒這回事，我們就暫時不播。（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7 日）

負責電視訪談節目的蕾發索（Rafah Sobh），也有關於敘利亞的報導經驗。她說：

airiti

> 阿拉伯之春的報導很大一部份是靠我們訪談組，因為必須在現場找人訪談播上螢幕，而很多地方禁止我們去採訪，例如敘利亞，我們得依靠活躍人士、或請當地記者為我們報導；藉這些訪談，讓阿拉伯世界知道事情真相，因為敘利亞電視臺總是粉飾太平，否認有革命，也沒有殺戮，隱瞞真相。當埃及政府說沒有什麼示威活動。當半島阿拉伯臺播出和西方電視臺等不一樣的訪談、砲擊、酷刑、殺戮等現場畫面時，才能揭露真相，才能說明當地政府如何誤導民眾。（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3 日）

半島阿語臺資深製作人、受訪者亞茲以蒙尼西（Aziz Elmernissi）也說：

> 我們從各種來源和網路接收很多新聞，尤其現在阿拉伯世界到處在打仗，敘利亞、伊拉克等都是，新聞每天像潮水般進來，消息是否正確有賴詳察。我們在各現場有記者和消息來源，可請他們查證消息正確與否，對國際通訊社的報導亦是如此。（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5 日）

半島電視臺會靠地方人士蒐集訊息，敘利亞便是其中一個敏感地帶。半島阿語臺（AlJazeera Arabic，簡稱 AJA）新聞部內容經理穆罕莫德沙伐（Mohamed Safi）說：

> 再說敘利亞，我們一再申請前去採訪，但申請送到他們的外交單位總是沒了下文。我們不能漏新聞，所以也仰賴一些公民記者，或一些有敘利亞政府同意的電視臺（networks）或頻道，他們有團隊駐在大馬士革，同時也有人在敘利亞政府失控的地方。總之，儘管敘利亞拒絕 AJ 入境，我們仍千方百計報導發生的事情。我們在很多地方有眼線，在如此艱困的情形下，我們的敘利亞報導仍很出色。（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6 日）

半島電視臺的各個新聞來源有的像是網路社群中的公民記者，有的則是目擊事件的當地人士，以業餘者身分提供訊息。Little (July 6, 2012) 認為每一個新聞事件都可能在社群網站中創造出一個社群，其中有人可能是目擊者，有人則只是

airiti

傳遞消息；幾乎每個社群都會扮演檢驗真實的角色，這使得網路社群的力量更加龐大。但半島電視臺與當地社群的關係比其他聚合的媒體更加密切，危險性也更高，甚至可能出現生命的威脅。

半島電視臺以外，西方媒體一樣關注類似新聞。《紐約時報》負責社群網站應用的莎夏柯倫（Sasha Koren）說：

> 社群媒體 2009 年在《紐約時報》新聞部裡只是一人作業，2011 年 1 月擴大成 3 人，那時還有很多人不信社群媒體有什麼價值；不久就發生反抗獨裁的阿拉伯之春，1 月 25 日開始，從埃及擴及中東各地。接著 2 月日本發生海嘯和核災。這兩件大事的資訊在社群網站上極快地傳播，比傳統通訊社如路透等快得太多。人們想知道開羅怎麼樣了，塔雷爾廣場有什麼事？就會上社群網站。很多埃及人或外國人從那兒發出報導；當時我們還沒有記者在現場，但找對了人，搭上線，就請他們代勞，以部落格等方式，補傳統媒體之不足。（作者訪問，2012 年 2 月 2 日）

由此可知，社群媒體在新聞媒體無法親身採訪時，就會成為媒體的訊息來源。《衛報》報紙和網路製作主任喬那森卡森（Jonason Casson）說：

> 推特儼然已是突發新聞大看板，記者必爭之地。《每日郵報》的網站很成功，品質上則很煽色腥，充斥比基尼和上空照片，我們不會那麼做；我們堅持正派，以新聞立足。我們變得很國際化，五年前上《衛報》網站，可能看到英國教師罷工、一堆蘇格蘭和威爾斯的政治新聞；現在則有很多敘利亞、阿富汗的事情。（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4 日）

但社群媒體的訊息品質，卻是一大問題。BBC 的佐雅楚諾瓦（Zoya Trunova）說：

> 敘利亞動亂時，每天都有約 50 則視訊進入 BBC 的 Hub，品質非常不一。打打殺殺、受傷的自拍場面；若別無選擇，畫質只得將就。（作

airiti

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6 日）

更關鍵的是訊息的真實性。來自社群媒體上的內容，根本無法保證內容必然真實。《衛報》負責社群網站的蕾貝卡艾林森（Rebecca Allison）也說：

> 我們必須找到平衡，尤其有突發新聞時；例如敘利亞局勢，我們未經証實就不報導，即使看來落後，因為最壞莫過於網站報導了錯誤消息；要想到《衛報》是信譽卓著的媒體，不能在推特或別的網站上看到什麼就跟，忙不過來時壓力很大。我們發現即時部落格（live blog）在查證方面是很有用的工具，開放與讀者互動，新聞也變成活的；我們也透過雲端，向讀者發問，求助，那是很棒的改變，我們也會從中得到消息。（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9 月 4 日）

有關確定社群網站真實性一事，已經成為傳統主流媒體必須的訓練。《紐約時報》影音負責人安黛瑞（Ann Derry）指出：

> 每當發生大事，如埃及暴亂、阿拉伯之春等，都會有很多人上傳影片。我們通常是透過一家叫 Storyful 的公司，為我們尋找可信的視訊。這家公司是幾個新聞人創辦的，對於辨識影片很在行。（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2 年 2 月 3 日）

無疑地，如果不是自己的記者採訪的內容，都必須不斷求證，即使這樣，依然不能完全相信。半島英語臺製作人歐文華生（Owen Watson）說：

> 敘利亞戰事就是一例，三年來參戰的各造傳出很多視訊，有的來自戰士，有的來自年輕記者，來源多不勝數。我們憑新聞部的知識，求證不遺餘力。同時，我們同事中有敘利亞人，他們還會求證地點、求證天氣如昨天某地下了雨嗎？還會考量消息來源可靠嗎？以前用過嗎？我們研判帶子上的內容、阿拉伯語的腔調等。我們最後還是不能說它 100% 可靠，因為那不是我們拍的。（作者訪問，訪問時間為 2014 年 6 月 30 日）

airiti

陸、結論：阿拉伯假新聞影響訊息逆流

本論文主旨說明，假新聞的產生必然有其情境因素，更有歷史、社會脈絡可循，值得大家關注。以本論文關注的阿拉伯情境而言，由於長年的戰爭動亂，加上社群媒體發達等因素，各類真假訊息都可能在不同的社群媒體中出現。這些訊息已有多次是以兒童、親情等為訴求，目的似乎是希望能引發國際社會對阿拉伯問題的同情與關注。

必須澄清的是，本論文無法說明產製阿拉伯假新聞的心理狀態，但從論文的相關文獻與訪談中卻可發現，阿拉伯假新聞似乎更想引起西方國際媒體注意。尤其是 911 事件發生後，西方民眾與媒體反穆斯林的情緒升高，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競選總統時，因為父親為肯亞的穆斯林信徒，也被他的對手貼上穆斯林標籤 (Lean, 2012: 4)，甚至成為美國假新聞的內容之一。如今，社會學家也開始關注西方社會中的「伊斯蘭恐慌」問題。像是美國 FOX 電視臺等媒體散布有關穆斯林等令人恐慌的訊息，右翼份子更藉此散播扭曲事實與強化意識型態的反穆斯林言論等（同上引：66）。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阿拉伯民眾為了改變、扭轉西方媒體既存的刻板印象，讓新聞訊息能夠產生逆流效果，於是因此製造對己方有利的新聞事件，希望能藉此影響西方媒體的論述？這可以從不少假新聞都能引發西方媒體關注上，來瞭解假新聞產製可能的動機。然而，國際主流媒體雖然可以透過專業的新聞判斷辨識真假，卻也無法說明提供假新聞給主流媒體的背後動機。

另一原因則是，阿拉伯世界長期動亂，政權不斷在槍桿下進行轉移，也因此像是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國，根本拒絕外國記者進入採訪。其他情境複雜的阿拉伯國家也一樣，不少阿拉伯國家對媒體原本就不友善，以致在中東的採訪報導不但危險，蒐集訊息也非常困難。即使是來自阿拉伯地區的半島電視網也一樣，以致在許多時候不得不仰賴當地人士、或是公民記者提供。

在這樣的情境因素下，阿拉伯新聞因為具有新聞價值，可以有價、或是無價的方式提供給西方等國際媒體，自然難保假新聞不會趁虛而入。假新聞很可能因此而來，最後就會像本論文訪談的主流媒體所言，一定要多方查證、確定為真後才能使用。然而，查證卻不是容易的事。

自從美國因為假新聞可能影響大選結果引發全球關注後，各國民眾也擔心自己的國家境內也發生假新聞。從本論文可以明白，假新聞的產生必然有其情境因

airiti

素，若想真正認識假新聞，就必須瞭解當地的政治社會情境，以及媒體報導的情形，才不更發生理解偏差。

至於我國如何防止假新聞出現，則需要發動更多的研究，同時加入臺灣本地的情境因素，才可能獲得正確的理解。

參考書目

TVBS NEWS（2017 年 7 月 22 日）。〈「滅香」說燒全台　綠營視紅色假新聞〉。取自 http://news.tvbs.com.tw/politics/748928

何欣潔、李映昕（2017 年 7 月 24 日）。〈香火戰爭：假新聞、假假新聞與中國因素〉，《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no-incense-stick-china/

陳嘉恩（2009 年 10 月 13 日）。〈捏造腳尾飯新聞　王育誠自毀政途〉，《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91013/32011742/

葉素萍（2017 年 8 月 16 日）。〈傳總統震怒要李世光走人　府：虛構〉，《中央社》。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08160019-1.aspx

盧素梅（2017a 年 3 月 16 日）。〈綠委擬以反滲透法管制假新聞　林全：不容言論自由被破壞〉，《三立新聞》。取自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34007

____（2017b 年 3 月 13 日）。〈假新聞威脅國安　黃重諺：先進國家已開始立法管制〉，《三立新聞》。取自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33060

Al Jazeera. (2014, November 22). *Syria: Journalism under du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ljazeera.com/programmes/listeningpost/2014/11/syria-journalism-under-duress-20141122101443705401.html

Allcott, H., & Gentzkow, M. (2017).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31*(2), 211-236.

Ayish, M. I. (2011).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in the Arab worl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culture revivalism. In N. Mellor, M. Ayish, N. Dajani, & K. Rinnawi (Eds.), *Arab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media industries* (pp. 85-102). Cambridge, UK: Polity.

airiti

-- (2010). Morality vs. politics in the public sphere: How the Al 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 humanized a bloody political conflict in Gaza. In S. Cushion & J. Lewis (Eds.), *The rise of 24-hour news television: Global perspectives* (pp. 221-241). New York, NY: Peter Lang.

Bakir, V., & McStay, A. (2017). Fake news and the economy of emotions. *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17.1345645

Bean, J. (2017). The medium is the fake news. *Interactions*, *24*(3), 24-25.

Berghel, H. (2017). Lies, damn lies, and fake news. *Computer*, *50*(2), 80-85.

Bhaskaran, H., Mishra, H., & Nair, P. (2017). Contextualizing fake news on post-truth era: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India. *Asia Pacific Educator*, *27*(1), 41-50.

Bolton, D. M., & Yaxley, J. (2017). Fake new and clickbait -- Nature enemies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BJU International*, *119*(55), 8-9.

Borel, B. (2017, January 4). Fact-checking won't save us from fake news. *FiveThirtyEight*. Retrieved from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fact-checking-wont-save-us-from-fake-news/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ston, VA: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download/we_media.pdf

Cellan-Jones, R. (2016, November 27). Facebook, fake news and the meaning of truth.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8106131

Dempsey, K. (2017, December 14). What's behind fake news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Information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fotoday.com/it/may17/Dempsey--Whats-Behind-Fake-News-and-What-You-Can-Do-About-It.shtml

DiFranzo, D., & Gloria-Garcia, K. (2017). Filter bubbles and fake news. *XRDS: Crossroads, The ACM Magazine for Students*, *23*(3), 32-35.

El-Nawawy, M., & Iskandar, A. (2003). *Al-Jazeera: The story of the network that is rattling governments and redefining modern journalism*. Cambridge, MA: Westview.

Fenton, N. (2010). Drowning or waving? New medi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N. Fenton (Ed.), *New media, old news: Journalism &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pp. 3-16). Los Angeles, CA: Sage.

airiti

Figenschou, T. U. (2014). *Al Jazeera and the global media landscape: The south is talking back*. New York, NY: Routledge.

Frederiksen, L. (2017). Fake news. *Public Service Quarterly*, *13*(2), 103-107.

Giboa, E. (2012). Covering Gaza, 2008-2009: An Israeli view. In P. M.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43-16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eijing, China: O'Reilly.

Greve, F. (2005, June 15).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pseudoreporting. *Nieman Reports*. Retrieved from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journalism-in-the-age-of-pseudoreporting/

Haire, B. (2016, December 18). "Fake news" has a long history, but we're living in its golden age. *Southeast Farm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utheastfarmpress.com/peanuts/fake-news-has-long-history-we-re-living-its-golden-age

Hessischer Rundfunk (Producer), & Schapira, E. (Director). (2009). *Das Kind, der Tod und die Wahrheit* [Motion picture]. Frankfurt, Germany: Hessischer Rundfunk.

Kellner, D. (2012). *Media Spectacle and insurrection, 2011: From the Arab uprisings to occupy everywhere*. New York, NY: Bloomsbury.

Lean, N. C. (2012). *Islamophobia industry: How the right manufactures fear of Muslims*. London, UK: Pluto Press.

Little, M. (2012, July 6). Finding the wisdom in the crowd: Storyful helps news organizations verify social media. *Nieman Reports*. Retrieved from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finding-the-wisdom-in-the-crowd/

Mackey, R. (2014, November 18). Norwegian Filmmakers apologize for fake Syria video.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4/11/19/world/europe/norwegian-filmmakers-apologize-for-fake-syria-video.html

Martin, K. L. (2017, January 25). Phicians have fought against fake news for years. *Medical Economics*. Retrieved from http://medicaleconomics.modernmedicine.com/medical-economics/news/physicians-have-fought-against-fake-news-years

Mellor, N. (2011a). *Arab Journalists in transnational media*. New York, NY : Hampton Press.

airiti

-- (2011b). Introduction. In N. Mellor, M. Ayish, N. Dajani, & K. Rinnawi (Eds.), *Arab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media industries* (pp. 1-11). Cambridge, UK: Polity.

Merriman, R. N. (2012). Covering Gaza, 2008-2009: A Palestinian view. In P. M.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21-142).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Mihailidis, P., & Viotty, S. (2017). Spreadable spectacle in digital culture: Civic expression, fake news, and the role on media literacies in "post-fact"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1*, 441-454.

Miles, H. (2005). *Al-Jazeera: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Arab news channel that is challenging the West*. New York, NY: Grove Press.

Powers, S. (2012). From broadcast to network journalism: The case study of Al Jazeera. In M. Burns & N. Brugger (Eds.), *Histories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s on the web* (pp. 207-21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Rai, M., & Cottle, S. (2010). Global news revisisted: Mapping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new. In S. Cushion & J. Lewis (Eds.), *The rise of 24-hour news television: Global perspectives* (pp. 51-7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Rinnawi, K. (2006). *Instant nationalism: McArabism, Al-Jazeera and transnational media in the Arab world*. Lanham, N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Robertson, A. (2012). Narratives of resistance: Comparing global news coverage of the Arab Spring. *New Global Studies*, *6*(2).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s.su.se/polopoly_fs/1.96632.1344416795!/menu/standard/file/Robertson-08-08-2012.pdf

Robinson, P. (2002). *The CNN effect: The myth of news,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Sakr, N. (2007). Challenger or lackey? The politics of news of Al-Jazeera. In D. K. Thussu (Ed.),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16-132). New York, NY: Routledge.

Saxena, S. (2004). *Breaking the news: The craft and technology of online journalism*. New Delhi, India: Tata McGraw-Hill.

Scherer, K. (Director). (2016). *All lies or what? When news become a weapon*. Hamburg, Germany: NDR.

airiti

Seib, P. (2008). *The Al Jazeera effect: How the new global media are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Sismondo, S. (2017). Post-truth?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1), 3-6.

Thomsen, M. (2010). Reporting from Iraq: Journalists talk about covering war. In J. Willis (Ed.), *The mind of a journalist: How reporters view themselves, their world, and their craft* (pp. 137-165). Los Angeles, CA: Sage.

Yang, N. (2017, January 4). The solution to fake news. *Editor & Publish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itorandpublisher.com/columns/editorial-the-solution-to-fake-news/

Youmans, W. (2012). AJE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 P. M. Seib (Ed.), *Al Jazeera English: Global news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7-7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Wall Street Journal. (2016, December 20). *Fake news, critical thinking and democra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fake-news-critical-thinking-and-democracy-1482177297

Wang, A. B. (2016, November 17). 'Post-truth' named 2016 word of the year by Oxford Dictionaries. *Chicago Tribune*.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news/nationworld/ct-post-truth-word-of-the-year-20161117-story.html

Wardle, C. (2017, February 16). Fake news. It's complicated. *First Draft News*. Retrived from https://firstdraftnews.com/fake-news-complicated/

Zayani, M. (2005). Introduction -- Al Jazeera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Arab mediascape. In M. Zayani (Ed.), *The Al Jazeera phenomen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Arab media* (pp. 1-46). London, UK: Pluto Press.

airiti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8(1), pp. 1-26, January 2018

Contextualizing Fake News: A Case Study on Contra-Flows of the Arab World

Lin, Chao-Chen*

Professor,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debate on fake news is heavily on American Election of President and the British referendum to leave the EU. However, these concerns about the weakness of fake news are not restricted to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ntexts only. Each society might conceive different reasons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fake news.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fake news through Gaza Strip conflict and Arab Spring, happened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paper argues the Arabic people try to create contra-flows of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The mainstream media put efforts to check information which are user generated contents. This paper also finds fake news always appear under special context where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are absent.

Keywords: fake news, politics, Arab Spring, Gaza Strip, contra-flows

* Email: carolinelin@ntu.edu.tw
Received: 2017.9.20
Accepted: 2017.11.13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成舍我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